

回到原点

——论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问题

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朱自强

我认为，这次论坛的主题“儿童阅读、儿童文化和母语教育”是一个非常好的论题，与前两次论坛相比，它所包涵、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入了。考虑到在座的与会代表基本都是小学语文教师，所以，我把话题集中在儿童文化和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上来展开。

语文教育研究首先要解决对儿童的认识问题。对儿童的认识，是儿童阅读、语文教育研究的立论根基。

儿童的心灵是什么？儿童的心灵不是一张白纸，也不是一个空空的容器，因此儿童教育（包括儿童阅读和语文教育），不是教育者单方面从外部进行的灌输。儿童的心灵是一颗有着饱满生命力的种子，或者是如福禄培尔所说，是一根葡萄藤，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的不是园丁，而是葡萄藤本身。面对一颗种子，就必须考虑到这颗种子发芽、开花、结果所需要的怎样的土壤、阳光、雨露和肥料，因此语文教育是以儿童的心灵发展为本位的，对其内部生长力的激活。

杜威说，儿童在没有接受教育之前，已经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性情，教育就应该以这些资源为依据，为基础，否则就没有什么可教。被公认为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学天才史迪芬·平克则指出，语言能力是天生禀赋，他说，如果不是本能，那么幼小的心灵，怎么可能学会那么复杂的语法体系。

我的朋友，儿童文学学者方卫平教授曾经讲过，他的儿子两岁多的时候，边穿衣服边随口吟唱：“小麦子，穿裤子，穿不进……”唱到这儿没词了，但是他本能地知道，还没有唱完，还要填字，而且要用三个字，于是他唱的是“小麦子，穿裤子，穿不进，嗯嗯嗯。”这说明，两岁多的孩子，对语言创造，已经有了很好的形式感。小麦子创作的就是一首完整

的、有韵律感的儿歌。

幼儿的语言是充满文学性的语言。看到大人用刀切菜，他会说：“刀在走路”；看到夜雨中手电筒发出的光束，他会说：“光被雨淋湿了。”看见一只蝴蝶，他会说：“落下一片雪。”很多年幼儿童的语言表现，都说明儿童具有语言本能，儿童是最优秀的语文学习者。

儿童不仅具有语言本能，他们还具有缪斯本能。所谓儿童的缪斯本能是指儿童怀有真挚的情感、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感受力。总之，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，儿童文化具有不可替代、抹杀的珍贵价值。

面对这么优秀的语言学习者，语文教育、语文学习本来应该是快乐和轻松的，但是我们眼前的显示却是，教师们感到语文难教，孩子们感到语文难学。如此反常的现象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？

我认为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顺应儿童的天性、儿童的文化并以此为资源，而是与儿童的天性、儿童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、根本性冲突。我在此试举几例。

《蒲公英的种子》是收入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的一首诗，全诗如下：“我是蒲公英的种子，/有一朵毛茸茸的小花。/微风轻轻一吹，/我离开了亲爱的妈妈。/飞呀，飞呀，/飞到哪儿，/哪儿就是我的家。”一年级的孩子在读这首诗时，会将自己与诗中的“我”同化，可是孩子们能理解“我”的情感和价值观吗？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还是眷眷堂前，依依膝下的年龄，“离开了亲爱的妈妈”，怎么竟然还“飞到哪儿，哪儿就是我的家”呢？可见这首诗所表现的情感生活，与一年级儿童的情感愿望是完全相背离的。

《蒲公英的种子》是违背儿童文化的不好的教材，下面我们再看看错误的教法。

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首儿童诗，题名为《春天》：“春天对冰雪说了什么，/冰雪那么听话，都化了。/春天对小草说了什么，/小草那么听话，都绿了。/春天对花儿说了什么，/花儿那么听话，都开了。”我看到一本由“著名小学语文教师”编写的《小学语文教案》，

其中教授前两行诗时提出了“冰雪为什么会融化”这一问题，而给出的答案则是“春天到了，天气暖和了，所以冰雪都化了。”

“冰雪为什么会融化？”如果我们感受和体验诗歌本身所提供的意境，回答当然应该是：在万象更新的季节，冰雪听从了春天发出的召唤。但是教案编写者被知识至上主义蒙住了文学审美的眼睛，以理性的思维，否定了文学的想象和情感的逻辑，把本来应该是欣赏一首诗歌的生动的文学教育课，变成了传授知识的自然课，可是就是那一点点自然知识的枯燥传授，对孩子们来说，也是类似雨过送伞的行为，因为那点知识孩子们早已无师自通了。在如此教法中，孩子们的缪斯天性中蕴涵的语文能力，非但得不到发展，反而被扼杀了。

上述错误的教法并非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，事实上，在一些主要被作为样板的观摩课中，错误的教法也屡见不鲜。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最根本的原因是语文教育对儿童的心性、儿童的文化没有正确的理解。如何解决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化的冲突呢？我认为全面导入儿童文学的资源和方法，实现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，是一条根本的途径。因为，儿童文学不仅具有丰富、珍贵的语文教育价值，而且优秀的儿童文学中蕴涵着成人与儿童的和谐、亲密的关系。

我所说的优秀儿童文学，当然不是教材里那些“短”、“小”、“轻”、“薄”的儿童文学，那些模仿儿童文学的似是而非的“教材体”的儿童文学，而是真正优秀的、甚至经典的儿童文学！由七千多字缩写成四、五百字的《丑小鸭》不是儿童文学，由一千五百字缩写成四百字的《小蝌蚪找妈妈》也不是儿童文学，“教材体”儿童文学也不是儿童文学。

美国作家洛贝尔的系列儿童故事《青蛙和蟾蜍》是经典儿童文学，其中的《等信》是知名度颇高的作品。可庆幸的是它进入了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的视野，可叹的是，它在进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教材时遭受横切竖砍的删改，由一千二百字变成了二百字和五百字，被异

化成了非儿童文学的作品，不仅流失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含量，变得短、小、轻、薄，而且充满了阅读障碍，难以预测和理解，缺乏趣味性，难以构成真正富有成效的语文学习。

篇幅所限，这里只能举出改写教材的一个问题。台湾教材《小雨蛙等信》把原作中送信的蜗牛改为了兔子先生。诗有“诗眼”，其实，文章也有“文眼”。《等信》的文眼就在蜗牛身上。青蛙的想帮助朋友的“急”和蜗牛送信的“慢”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、强烈的反差。有了这种对比和反差，幽默感和情趣就出来了（同时，人物的性格和主题也得到了凸现）。可是，《小雨蛙等信》把蜗牛换成了兔子，原作的巧思和情趣全失，变成了劣作。这样的教材是无法激发孩子们语文学习的兴趣的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日本的语文教材与台湾教材一样把《等信》收入小学二年级下册，但是对原作却只字未动，原样收入，体现了另一种儿童文学观、阅读理念和语文教育理念。在我看来，日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儿童文学化，其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。

我坚定地认为，目前的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，就是从优秀、经典的儿童文学那里开发真正的资源，探讨新的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方法。一句话，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只有从儿童文学中汲取资源和方法，充分实现儿童文学化，才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！